

看名著学知识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

# 水浒传

SHUIHUZHUAN

## 108个好汉的故事

邹福清 改写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吴用智取生辰纲

英雄同心归水泊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SH

AN



012Z0314718

# 水浒传

## 108个好汉的故事

邹福清 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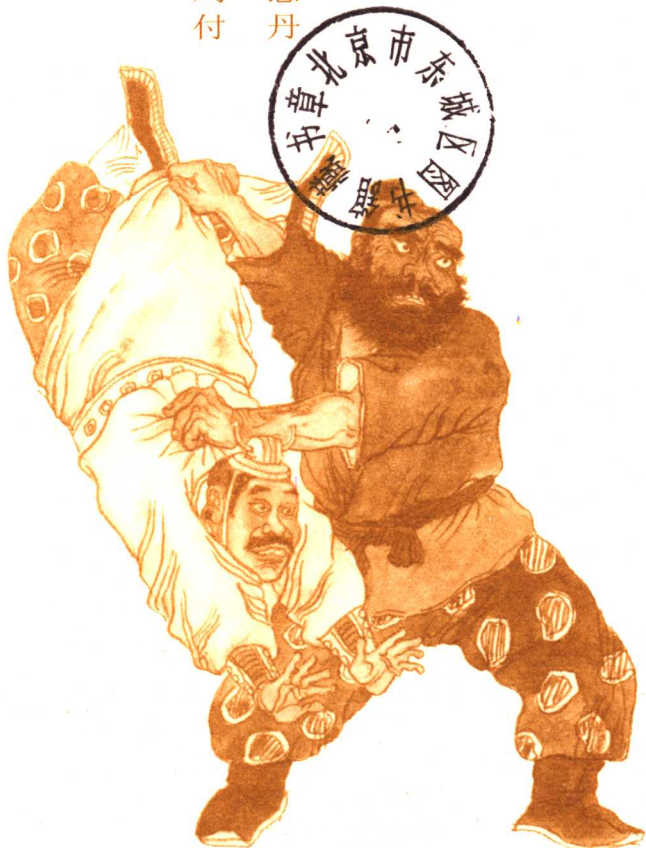
侯云汉

尹继鸣

刘 意

付 丹

插图



RBN69 / 15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鄂新登字 0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少年版/(明)施耐庵著;邹福清改写.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  
(看名著学知识丛书)  
ISBN 7-5353-2578-5/I·562

I.水... II.①施... ②邹... III.章回小说-中国  
-明代-少年读物 IV.I24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153 号

书 名	水浒传				
©	施耐庵原著 邹福清改写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public.wh.hb.cn		
承 印 厂	武汉七二一八工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5000	印 张	7.25	字 数	104 千字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7-5353-2578-5/I·562			定价	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第一回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
第二回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8
第三回	林冲落草梁山泊 杨志卖刀汴京城	14
第四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20
第五回	及时雨私放晁盖 智多星巧胜何涛	26
第六回	宋江怒杀阎婆惜 武松打虎景阳冈	31
第七回	报兄仇怒杀潘金莲 泄忿恨血溅鸳鸯楼	36
第八回	宋江避祸清风寨 花荣逼上梁山泊	42
第九回	宋江流放江州府 浔阳楼上题反诗	48
第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54
第十一回	李逵沂州探母遭劫 戴宗蓟州访友荐贤	58
第十二回	拼命郎火烧祝家店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63
第十三回	顾大嫂大闹登州城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69
第十四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身陷高唐州	74
第十五回	呼延灼布阵连环马 鼓上蚤盗甲诱徐宁	79
第十六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英雄同心归水泊	85
第十七回	晁天王中箭曾头市 宋公明入主梁山泊	91
第十八回	智多星卖卦北京城 卢俊义陷身死囚牢	96
第十九回	智多星智取大名府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04
第二十回	卢俊义宋江让交椅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109

## 第一回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气毬

古人踢的一种足球，外面是皮革，里面用羽毛等物填充。踢气毬这种运动在我国汉代就出现了，不过，那时称气毬为“鞠”，称踢气毬为“蹴鞠”。

北宋哲宗年间，东京开封府有一破落子弟高二，他不务正业，只爱耍枪弄棒，特别是气毬踢得好，因此，人们都叫他高毬。高毬也正是因为气毬踢得好得以结识喜欢踢气毬的端王赵佶从而发迹。高毬发迹后便改名高俅。

后来，端王赵佶做了皇帝，即为宋徽宗，宋徽宗把高俅提升为殿帅府太尉，掌管兵马大权。

高俅上任这天，属下纷纷前来拜贺，惟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病未到。这厮竟敢小瞧本官！高俅十分恼怒，喝道：“这厮竟敢抗拒官府，快与我拿来。”王进只得带病前来参见高太尉。高俅一见王进，这不是曾打翻过自己的前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吗！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高俅喝道：“拿下，给我用力打这厮。”

王进也认出了高俅，心里叫苦不迭。连夜收拾细软、行李，和老母亲一起逃出东京，往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府相公而去。

王进母子二人晓行夜宿，走了一个多月，终于离延安府不远了。这天傍晚，他们远远地看见前面树林里有一道灯光。走进树林，却是一所大宅院，母子二人决定进去投宿。

庄主太公热情接待了王进母子二人。王进本打算暂住一宿，天明上路；岂料，由于旅途劳顿，母亲心疼的老毛病又犯了，王进只得多住了五六日。幸好，经过几日的休息和治疗，母亲的病渐渐好了。王进再次决定启程，于是开始收拾行李，并到后院去看看马。

来到后院，只见空地上一个十八九岁、身上刺满青龙的赤膊后生在舞棒。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声叫道：“耍得好，只是还有破绽。”那后生听了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笑话我。俺经七八个名师指点，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比比试试吗？”

话犹未了，太公来了，喝住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这厮笑

话我的棒法。”太公问王进：“客人莫非也会使棒？”王进道：“晓得些。敢问后生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是宅内小官人，若是喜欢耍棒，小人愿意点拨。”太公十分高兴地说：“那好，那好！”并叫那后生过来拜师。

那后生哪里肯拜，不服气地说：“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他赢得了我这条棒，我便拜他为师。”王进笑道：“小官人若真想玩一玩，我奉陪。”那后生早将一条棒在空地上使得风车似的转，边舞边向王进道：“来，来呀！怕的不算好汉。”而王进只是笑，却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我那顽皮小子，使一棒又何妨。”王进道：“恐怕冲撞了令郎，过意不去。”太公道：“这个无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进这才说了声“恕无礼”，到枪架上拿了条棒，摆开架势。那后生立即举棒扑了上来，王进却不招架，拖着棒就走，那后生抡着棒紧追不舍。突然，王进猛地回身，将棒凌空劈下。那后生忙举棒来隔。岂料，王进将棒一掣，棒在半路打住，然后向后生的怀里直搠过来，一绞，那后生的棒飞了出去，人扑地向后倒在地上。王进忙撇了棒，扶起后生，道：“休怪，休怪！”

那后生爬起来后，忙去旁边拿来一条凳子，请王进坐下，纳头便拜，道：“请师父指点！”王进扶起那后生，道：“我母子二人搅扰宅上多日，无以为报，愿意效力。”

太公大喜，吩咐设宴。席上，王进这才道出自己曾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的真实身份。太公听了，更是高兴，忙喊后生过来再次拜过师父。太公道：“老汉祖居这华阴县，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唤作史家村，村中三四百户人家都姓史。老

那后生早将一条棒在空地上使得风车似的转，边舞边向王进道：“来，来呀！怕的不算好汉。”而王进只是笑，却不肯动手。



十八般武艺

我国古代十八种兵器，即刀、枪、剑、戟、棍、棒、槊、铙、斧、钺、铲、钹、鞭、铜、锤、叉、戈、矛。另有一说法是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铜、挝、艾、叉、耙头、锦绳套索、白打。也统指传统的各种武器的使用技艺。

汉的儿子从小不务正业，专爱使枪弄棒，母亲说他不得，恁气死了，老汉也只能随他的性子。为请师父教他，不知花了多少钱。还请人给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膀、前胸和后背上共有九条龙，因此，人们称他九纹龙史进。还望教头成全他为好，老汉自当重谢。”王进道：“太公放心，我既收令郎为徒，定尽心教成再走。”

于是，母子俩又留在了史家庄，王进每日悉心点拨史进学习十八般武艺。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年，王进见史进武艺已经精熟了，便告别史太公父子，又上路往延安府而去。

送走师父王教头，史进回到庄上，亦是每日练习武艺。半年后，史太公病逝，史进越发无拘无束，成天到处寻人较量枪棒。

且说少华山上聚着一伙强人，那大头领叫神机军师朱武，二头领叫跳涧虎陈达，三头领叫白花蛇杨春。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史进和少华山这伙强人打得火热。

一年中秋月夜，朱武等人又来到史家庄，史进早已摆下酒宴。他们边饮酒，边赏月，边叙旧情边话新言，好不快活！

突然，墙外一声喊起，火把齐明。史进大惊，跳起身边吩咐朱武等别慌，边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搬来梯子，史进上墙一看，只见华阴县尉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人马，将庄院团团围住了。火把光中，可以看见钢叉、朴刀、五股叉等兵器密密麻麻。两个都头口口声声嚷道：“不要放走了强贼！”

原来，朱武等人在史家庄饮酒赏月一事被人告发，官府派兵捉拿来了。史进心里暗暗叫苦，慌忙下梯，道：“怎生是好？”朱武等三人跪下答道：“哥哥是干净之人，别受我们的连累了，把我们用绳子绑了送出去请赏吧！”史进挥手制止，道：“那如何使得，好像是我有意赚你们来，好捉了你们去请赏似的，那岂不让天下人笑话。走，我们一起杀出去！”

外面县尉并两个都头惧怕史进，不敢进庄内捉人，乘此机会，史进吩咐收拾细软，一把火点着了草屋，打开庄门，和朱武等带领众庄客和小喽罗们杀了出去。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罗并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史进等且杀且走，众官兵纷纷躲避。史进一行人杀出重围，直奔少华山而去。来到山寨，喘息稍定，宴饮贺喜，不在话下。

在少华山寨呆了几日，史进觉得这里不便久留，便对朱武等说是要去关西经略府寻找师父王教头。朱武道：“哥哥在此做个寨主，岂不快活？”史进道：“我是个清白好汉，怎能玷污了家门。落草的话，再也

别提了。”

朱武见史进去意已决，只好为他准备了行李盘缠。史进与朱武等洒泪而别，提了朴刀，取道关西，奔延安府而去。

史进晓行夜宿，走了半月，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就在这里，史进决定进城去打听打听。来到一个小茶坊，史进拣个位子坐了。茶博士端上茶，史进问道：“请问经略府里有个东京来的王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哪个是王进？”话犹未了，一个军官模样的大汉大踏步走进茶坊。那大汉面圆耳大，鼻直口方，满脸络腮胡须。

那人入座，茶博士便道：“客官要找王教头，问这位提辖便知道了。”史进忙起身施礼，那人也起身还礼。史进道：“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经略府提辖，姓鲁名达。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史进道：“小人姓史名进，华阴县人。我有个师父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名叫王进，不知是否在此经略府中？”鲁达道：“阿哥莫不是史家村九纹龙史进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正是。”鲁达还礼道：“久仰大名。你要找的王教头不在这里，洒家听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做事。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既是史大郎，和俺喝碗酒去。”说着挽了史进便走。

来到潘家酒店楼上坐了，鲁达要了一桌酒菜，开怀畅饮起来。这时，隔壁传来哽哽咽咽的啼哭声。鲁达火起，把碟儿、盏儿往楼板上乱扔；酒保慌忙跑来，施礼道：“官人要什么东西，请吩咐。”鲁达气哼哼地道：“洒家要什么？你也认得洒家，怎的叫什么人在隔壁吱吱地哭，搅俺兄弟喝酒。洒家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这哭的，是卖唱的父女二人，他们在哭自己命苦。原不知官人在这儿吃酒。”鲁达道：“怪事！你给我把他们叫来。”

不一会儿，酒保去把父女俩领来了。前面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手里拿串拍板。

鲁达问：“你们是哪里人？为何啼哭？”那妇人便道：“奴家是东京人，同父母来渭州投亲，不料亲戚搬到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染病身故，我们父女二人流落于此受苦，这里有个叫镇关西的财主郑大官人，使强媒硬保，纳奴为妾。契书上说给了我们三千贯钱，其实一文未付，便霸占了奴家。可是，不到三个月，他家大娘便将奴家赶了出来，还叫店主人向我们索要那三千贯卖身钱。当初未得一文钱，现在我们哪有钱给他们。可镇关西有钱有势，我们哪敢和他争执，只好每天到这酒楼卖唱，挣几个钱，将大半还他，剩下的留作盘缠。这两天酒客稀少，过了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  
农历八月在秋季之中，八月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故称“中秋”。中秋节正当秋分，太阳直射月亮朝地球的一面，秋高气爽，明月当空，格外明媚，故有赏月与祭月之俗。圆月带来团圆的联想，使中秋节更加深入人心，“中秋”一词始见于《周礼》，周朝就有秋分祀月的说法，秦汉还有中秋敬老的活动，送老人以糍粑饼就是中秋吃月饼的起源。赏月、祭月、敬老等习俗汇合起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增益，逐渐形成后来的种种中秋习俗。唐朝将嫦娥奔月与中秋赏月联系起来，使中秋节更富浪漫色彩。中秋传统习俗主要有赏月、吃月饼、祭月、观潮等。



镇关西的还钱期限，担心他来讨，受他羞辱。想起这些苦楚，无处诉说，我们父女因此啼哭。不想触犯了官人，还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

鲁达又问：“你姓什么？住在哪个客店？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住哪里？”老头儿答道：“老汉姓金，孩儿翠莲，郑大官人就是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我们父女住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是哪个郑大官人，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混账东西，竟敢如此欺侮人！”说着要去打死那厮，被史进苦苦劝住。鲁达便凑了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汉，吩咐说：“这银子给你们做盘缠，快回店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送你们起身回东京去。看哪个店主人敢留你！”

别了史进，回到经略府住处，鲁达晚饭也不吃，气呼呼地睡了。

第二天一早，金氏父女吃过饭，刚收拾完行李，鲁提辖便大踏步走进店里。金老汉忙开了门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什么？你们还不快走，等什么？”金老汉忙领着女儿，挑了担子，作别提辖，正要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哪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了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日已算还了。只是欠郑大官人的典身钱没给，郑大官人叫小人看着他们呢！”鲁达道：“郑屠的钱，洒家自会还他。你放这老汉回家乡去吧！”那店小二哪里肯放。鲁达大怒，伸手朝小二脸上就是一巴掌，打得小二口中吐血；接着又是一拳，打掉了小二两颗门牙。小二爬起来，一溜烟地进店内躲了。店主人哪里敢出来阻拦，乘此机会，金老汉父女急忙离开客店。鲁达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便拿了条凳子到店门口坐下。坐了两个时辰，估计金老汉已走远，鲁达方才起身，往状元桥而去。

郑屠正在肉铺门前柜内坐着，看那十来个伙计卖肉，见鲁提辖走上前来，慌忙出柜迎接，叫人搬来凳子，让鲁提辖坐下。鲁达坐下道：“经略相公要十斤精肉，切成肉末，上面不要半点肥的。”郑屠道：“使得！”便吩咐伙计去切。鲁达道：“那厮们手脏，你亲自去切。”郑屠道：“说得是，我亲自去切。”说完，去肉案上挑了十斤精肉，细细地切。

那郑屠足足花了半个时辰，才把十斤精肉末切好，用荷叶包了道：“提辖，叫人送去？”鲁达道：“送什么？且慢！再要十斤肥的，上面不要见一点儿精的，也切成肉末。”郑屠道：“刚才要精肉末，怕是要包馄饨用。这肥肉末要着干什么？”鲁达瞪了一眼，道：“相公吩咐俺，俺照着做就是了，谁敢问他？”郑屠道：“是这么个理儿，小人切就是了。”说完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地切了，并用荷叶包好。这时一个早晨便过去了。

郑屠道：“叫人帮提辖送到经略府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

骨,也要切成细末,上面不要沾一点儿肉。”郑屠笑道:“你该不是特意来消遣我吧!”鲁达听了,跳起身来,将两包肉末拿在手里,瞪着郑屠道:“洒家就是特地来消遣你!”说着将两包肉末朝郑屠劈面砸去,像下了一阵肉雨似的。郑屠立即感到两股怒火从脚底直冲脑门,实在按捺不住,从肉案抢了一把剔骨尖刀,跳了过来,扑向鲁达;鲁达早纵身跳到街心。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来揪鲁达,却被鲁达就势按住,并朝他的小腹踹了一脚,将郑屠踢倒在街上。鲁达又赶上一步,一脚踏住郑屠胸脯,提起醋钵大的拳头,瞪着郑屠道:“你个卖肉的屠夫,狗一般的人,也配叫镇关西!说,你是如何强骗金翠莲的?”说完,“扑”地一拳,打在郑屠的鼻子上,打得他鲜血直流,鼻子歪到一边,郑屠顿时感到像开了酱油铺似的,咸的、酸的、辣的一齐滚了出来。郑屠挣扎不起来了,可口里仍叫道:“打得好!”鲁达越发有气,骂道:“狗娘养的,还敢还嘴!”说着又提起拳头,朝郑屠眉梢就是一拳,打得他眼棱破裂,眼珠迸出。郑屠感到像开了彩帛铺似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郑屠这才开始求饶。鲁达喝道:“你这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现在你求饶,洒家偏不饶你。”说着又是一拳打在郑屠的太阳穴上,郑屠感到像做了一个水陆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起。这时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鲁达寻思:俺只打算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竟真的把他打死了。洒家若是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脱身,提脚便走,又回头指着郑屠的尸体道:“你装死!洒家和你再慢慢理会。”一边骂一边大踏步走了。

回到住处,鲁达匆匆收拾了些衣服、细软、银两,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大踏步走了。

郑屠这才开始求饶。鲁达喝道:“你这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现在你求饶,洒家偏不饶你。”



## 第二回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五台山位于现在的山西省境内，与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四川的峨眉山都是我国的佛教四大名山。隋唐以后，中国的佛教徒请菩萨东来定居，自立道场，形成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是象征智慧、辩才、威猛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九华山是去疾病担苦难的地藏菩萨道场，峨眉山是代表德行的普贤菩萨的道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

鲁达逃离渭州，来到代州雁门县，竟遇到了金氏父女。原来金氏父女逃往东京途中，碰到原来东京时的邻居，他俩便随邻居来到雁门，金翠莲也由邻居作媒嫁给了当地的一个赵员外，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金氏父女及赵员外热情地招待了鲁达，但由于走漏了风声，鲁达在赵员外家也呆不下去了。赵员外便介绍他到五台山文殊寺院当了和尚。尽管鲁达长得凶，不像出家人模样，但由于赵员外与文殊院主持智真长老的交情，智真长老不顾众和尚的反对，还是为鲁达剃度并赐法名智深。

鲁智深虽身在佛门，却不打坐，不参禅，一天到晚只是睡觉，鼾声如雷。众和尚都看不过去，好在智真长老并不计较。

转眼间四五个月过去了，冬天已经来临。这天天气晴好，智深实在闷不过，便信步走出山门，来到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坐在石凳上，他寻思往常每日好酒好肉不离口，现今当了和尚，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能搞点酒肉解解馋就好。

这时，一位汉子挑着两只桶，唱着山歌也来到亭子里歇息。鲁智深问道：“你那桶里是什么？”那汉子回答：“好酒。”鲁智深又问：“多少钱一桶，卖点儿洒家喝。”那汉子听了，笑道：“你这和尚开什么玩笑！”鲁智深道：“谁跟你开玩笑，洒家真是要买酒喝。”那汉子说：“我这酒是卖给寺内那些伙夫、轿夫们喝的，不敢卖给和尚们。长老有规定：如果我们卖酒给和尚喝了，不但要被责罚，还要追回酒钱，赶出寺去。我们住着寺院的屋子，哪敢胡来。”智深问：“真的不卖？”那汉子说：“杀了我也不卖！”智深说：“洒家不杀你，但酒是非要喝不可。”

那汉子见情形不对，挑起担子就走。鲁智深赶出亭子，双手抓住扁担，一脚朝那汉子的裆部踢去。那汉子痛得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智深将酒桶提回亭内，打开桶盖，舀起就喝，不一会儿，便喝完了一桶。鲁智

深说：“明天到寺里来拿钱。”那汉子疼痛刚止，又怕被长老知道，只好忍气吞声，挑起酒桶飞也似的下山去了。

鲁智深在亭子里坐了半日，酒劲上来了，浑身燥热，便脱了上衣，系在腰上，露出脊背上刺的花绣，跌跌撞撞地上山向寺内走去。

来到山门前，两个门子见了，拿起竹扫帚将鲁智深拦住喝道：“佛门子弟，竟喝得烂醉如泥。仔细看着这墙上的告示：和尚破戒喝酒，打四十竹篦；门子放醉酒僧人入寺，打十竹篦。你快下山去，饶你几下竹篦。”

鲁智深旧习未改，瞪起双眼骂道：“狗娘养的，敢打我！”两个门子见势不妙，一个飞也似的跑去报告监寺，一个舞动着竹篦摆着。鲁智深一手隔开竹篦，一手一巴掌朝那门子的脸上扇去。那门子被打得踉踉跄跄，还未站稳，智深又是一拳，将他打倒在山门前。智深指着他说：“今天洒家先饶了你这厮。”便摇摇晃晃向寺内走去。

监寺得到禀报，叫上伙夫、轿夫二三十人，手拿棍棒赶来，在廊下迎面碰上鲁智深。智深大吼一声，直抢进去。众人见他那凶样儿，慌忙退入藏殿，关上殿门。智深赶到阶前，上一拳，下一脚，砸开殿门，拿了一条棒在手，打得众人无路可逃。

正在这时，智真长老赶到，喝道：“智深，不得无礼！”鲁智深虽然醉了，却认得长老，扔掉棒，指着廊下那群人说：“智深只是喝了两碗酒，又没惹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打洒家？”长老说：“看在我的面上，你先去睡吧，明天再说。”智深对众人说：“俺要不是看在长老的面上，非打死你们这些秃驴不可。”长老叫人把智深扶到禅床，智深倒下便呼呼睡着了。众人埋怨过长老，散去了。

第二天，智真长老教训了鲁智深一番。之后，三四个月他再也没出寺门。

转眼已是早春二月，一日，天气晴好，鲁智深又下山来。山下竟有一个热闹的集镇，鲁智深心想：早知有这么好的去处，上次还用得着去抢那桶酒喝。智深循着叮叮当当的响声，来到一个铁匠铺，订做了一根禅杖和一把戒刀，然后走进一家酒店。

“拿酒来！”鲁智深叫道。店主人上前道：“师父别见怪，小人住的是寺院，做生意的本钱也是寺院的，不敢坏了长老的规矩，砸了自己的饭碗。”智深道：“不要紧，俺不说出去就是了。”店主人说：“不敢胡来，师父还是到别处去吃。”

鲁智深无法，只得离去，然而他走了四五家，都不敢卖酒给他喝。智深寻思一会儿，想出一个办法，谎称自己是游方路过这儿的行脚僧

文殊是菩萨名，他是智慧、辩才、威猛的象征，他和另一位象征德行的普贤菩萨常侍立在佛祖的两侧。他的头顶有五个髻，手里握把剑，骑着狮子。

参禅，即通过苦思冥想以探究佛教教义中的道理。

和尚道士盘腿闭目而坐，使心入定，称为打坐。

佛教教义认为人生的苦难来源于人的欲望，因此，佛教徒戒酒、戒色。

佛教大约在东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禅宗。禅宗的创始人就是南朝时的达摩。

禅床是佛教徒打坐的地方。

佛教徒打坐时欲睡眠，就用禅杖促使其惊醒，《水浒》中，鲁智深却用它作为武器。和尚佩刀只作工具用，不得用来杀生，所以称戒刀，鲁智深也用来当武器。

人，一家酒店才勉强卖酒肉给他。智深痛饮之后，揣上吃剩的一只狗腿，这才上五台山而去。

走到半山腰的亭子里，智深坐了一会儿，酒劲上来了，智深便趁着酒劲耍起腿脚了，没想到用力过猛，一膀子砸在凉亭的柱子上，只听咔嚓一声，柱子断了，凉亭塌了一角。

寺院的门子听到半山腰的响动，向下一看，鲁智深摇摇晃晃上来了。门子知道智深又喝醉了，连声叫苦，忙关了山门。

鲁智深来到门前，见门关了，便擂鼓似的敲，门子哪里敢开。智深敲了半天，转过身来，看见左边的金刚，喝道：“你这个鸟大汉，不帮俺敲门却拿拳头来吓唬洒家，俺可不怕你！”说着跳上台基，扯根栅栏，便朝金刚的腿上砸去，金刚身上的泥和颜料簌簌下落。智深又调转身子，朝右边的金刚喝道：“你这厮也来笑我！”跳上右边的台基，朝金刚的脚上砸了两下，轰隆一声巨响，那金刚倒了下来。智深哈哈大笑。

智深敲不开门，叫道：“他娘的这些秃驴，再不放洒家进来，俺一把火将这鸟寺烧掉。”众僧听了，忙叫门子拉开门闩。鲁智深双手猛地一推，蹿进门内，跌了一跤。他摸摸头，直奔僧堂。那些打坐的和尚却低头不敢看他。智深哇哇地吐了一阵，爬上禅床，开始解带脱衣服，揣在怀里的那只狗腿掉了出来。“好！好！正好肚子饿了。”智深扯一块便吃。众和尚见了都用袖子遮了脸。智深扯一块狗肉对旁边的一个和尚说：“你也吃一口。”那和尚用两只袖子死死地遮住口。智深一只手扯那和尚的耳朵，一只手将肉朝他口里塞，说：“我偏要你吃！”对面禅床上的几个和尚过来劝阻，智深扔掉狗腿，提起拳头朝他们的秃脑袋便打。众僧慌忙往外逃，僧堂一片混乱。

这时，监寺、都寺叫上一班职事僧人，带着伙夫、轿夫等一两百人，手持棍棒，打入僧堂。鲁智深见了，大喊一声，推翻供桌，扯了两根桌子脚在手，从僧堂里打了出来。众僧仗着人多，将智深围了起来。智深大怒，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当打到法堂下时，智真长老喝道：“智深不得无礼，众僧也住手。”众人这才退下，智深见众人退了，这才撇下桌子脚，说：“长老，请替洒家作主。”他这时酒醒得差不多了。

鲁智深两闹五台山，智真长老再也不能留他了，便修书一封，打发他去东京大相国寺，投奔智清禅师。鲁智深跪别智真长老，下山到铁匠铺取了戒刀和禅杖上路了。众僧皆大欢喜。

来到东京，找到大相国寺，拜见了智清长老，呈上书信。智清长老获悉鲁智深因打死了人落发为僧，又两闹五台山，加上他样子很凶，不像个出家人，便和众僧商议，安排他去看守酸枣门外那片菜园。



菜园附近,有二三十个无赖,专以盗卖园内的菜为生。这帮人得知新来的和尚鲁智深前来接管菜园,便商量来捉弄一番智深,给他一个下马威。

鲁智深与老和尚交接完,安顿了行李,便去看着菜园。正东张西望,几十个无赖手提礼品,上前来了,笑嘻嘻地叫道:“听说师父新来,我们这些街坊邻居特来祝贺!”其中的两个是过街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他们在粪坑边拜倒在地。智深不知是计,忙上前迎接。张三、李四一个来抱左脚,一个抱右脚。智深起了疑心,已有准备,右脚早起,将李四踢下粪坑,张三想溜,可没等溜走,也被踢下粪坑。跟在后面的那几十个无赖惊得目瞪口呆,不敢动弹。张三、李四在粪坑中探出头来连喊“饶命”。智深哈哈大笑。

第二日,众无赖凑钱买了酒肉来宴请鲁智深。正喝得高兴,门外有老鸱哇哇地叫起来。智深道:“哪来的老鸱,叫得人心烦。”有人回答:“墙角边的柳树上有一个老鸱巢。走,搬个梯子,去拆了那巢。”众人附和。

鲁智深跟了出去,有人已扛来梯子,李四说:“我爬上去。”鲁智深看了看柳树,走到树前,把外衣脱了,弯下腰,双手抱住树干,猛地将腰一伸,竟将那棵柳树连根拔起。众人见了,一齐拜倒在地,啧啧称赞。智深说:“这算什么,明日来看我练武。”自此,这些无赖对鲁智深服服帖帖。

一日酒后,众泼皮又在围观鲁智深练武。智深将根禅杖舞得呼呼生风,水都泼不进。这时,只听墙外有人喝彩:“好!”智深住了手,见墙外站着一位豹头环眼的军官。智深问

鲁智深看了看柳树,走到树前,把外衣脱了,弯下腰,双手抱住树干,猛地将腰一伸,竟将那棵柳树连根拔起。



宋代的州、郡都设置提辖这种武官，主要职责是统帅、训练军队，捕捉盗贼，全称为“提辖兵甲盗贼公事”。

唐代称禁卫官为衙内，后来禁卫这个职位多是贵族子弟，这样，衙内就用来称呼贵族子弟了。

有一个叫富安的闲汉看出了高衙内的心思，向高衙内献上一计，高衙内听后连声叫好。

众人：“那军官是谁？”众泼皮回答：“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智深请林冲进来相见并自报家门。林冲听智深说他曾与自己的父亲林提辖相识，大喜，当即与智深结为兄弟。智深吩咐又添了酒菜，与林冲边饮边叙。原来，林冲今天陪妻子去隔壁岳庙里烧香，路过这里，看见有人在这耍棒，自己停了下来，叫丫环锦儿陪娘子回去了。

正在这时，丫环锦儿匆匆赶来，说是有人欺负娘子。林冲立即辞别鲁智深，随锦儿去了。来到岳庙，只见一个后生在五岳楼前将娘子拦住了。林冲赶上去，将那后生的肩膀一把扳过来，喝道：“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林冲刚要动手，却认出那后生竟是上司高太尉的养子高衙内，捏紧的拳头不由自主松开了。那高衙内却不知这妇人是林冲的妻子，嚷道：“林冲，关你什么事，多管闲事！”旁边的人连忙将二人劝开。林冲窝了一肚子火，领着娘子和锦儿回家了。

高衙内自从见了林娘子，一直惦记着，心里闷闷不乐。有一个叫富安的闲汉看出了高衙内的心思，向高衙内献上一计，高衙内听后连声叫好。

连日来，林冲闷在家里。这天晌午，好友陆谦约林冲去樊楼喝酒。喝了八九杯，林冲因要小解，便下楼来，刚解完转身回来，只见锦儿叫道：“官人，找得我好苦，原来你在这儿！”林冲慌忙问：“什么事？”原来，林冲刚和陆谦出门，一个汉子跑来，自称是陆谦的邻居，说是林冲和陆谦喝酒时一口气接不上，跌倒在地了。林娘子便叫上隔壁王婆跟那汉子往陆谦家赶。可到了楼上，不见林冲，正要下楼，却被前日在岳庙里调戏过林娘子的后生拦住，锦儿见情形不对，慌忙来找林冲。



林冲一惊，撇下锦儿，直奔陆谦家。门关着，林冲分明听到了娘子的叫声，便叫道：“快开门！”听到丈夫的声音，林娘子冲过来开门。高衙内慌忙打开窗，越窗跑了。林冲将陆谦家里的东西砸得粉碎，带着娘子和锦儿回家了。

回到家，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直奔樊楼找陆谦，没有找到。一连三天，林冲连陆谦的影儿都没见着，渐渐地，林冲便把寻仇的事给放下了。其实，陆谦躲在太尉府。

高衙内在陆谦家受了惊吓，竟卧病不起。高俅得知他是为林冲的娘子害相思病，正在着急，老总管带陆谦和富安来献了一计，高俅连说“好计”。

一日，林冲刚在街上买了一把好刀，爱不释手。第二日巳时，两个差人上门来，说是高太尉听说林冲买了一把好刀，叫林冲快拿去看看，太尉专门在府上等着呢。谁这么多嘴！林冲心里嘀咕着，换了衣服，拿上刀，便随差人去了太尉府。

进了太尉府，来到厅前，林冲站住了，两个差人说：“太尉在后堂等你。”林冲又随差人来到后堂，仍不见高俅；又过了三道门，来到一个堂前，差人才对林冲说：“教头在此稍等，我进去禀告太尉。”林冲拿着刀等了约一杯茶的工夫，仍不见太尉出来，便起了疑心，探头伸入帘内一看，只见檐前写着“白虎节堂”四字。林冲猛然醒悟：这是商议军机大事的地方，怎么能随便到这儿来？正要后退，听到脚步声响起，林冲一看，正是高太尉。林冲拿刀上前，打算施礼，高太尉却喝道：“林冲，你擅闯白虎堂，手里又拿着刀，想刺杀本官不成！”林冲要分辩，被高太尉喝令拿下，不久，被解往开封府审问。

开封府尹明知林冲冤枉，但迫于高太尉的压力，还是将他先打二十军棍，刺配沧州。

刺配就是在犯人的面部、臂部或其他部位刻上记号并押到指定地点服役。刺字就是墨刑，古代的五刑之一。另外四刑为劓（割掉鼻子）、刖（砍掉足）、宫（破坏生殖机能）、大辟（死刑）。

### 第三回 林冲落草梁山泊 杨志卖刀汴京城

林冲写下休书交给岳父，在公差董超、薛霸的押送下上路。时值六月，天气炎热，走了几天，林冲棒疮发了，实在走不动，董超、薛霸一路骂骂咧咧。其实，临行前，高太尉已派人给了他俩好处，他俩答应寻机害死林冲。

这日，投宿一客店，林冲拿出银子，请董、薛二人喝酒，董、薛将林冲灌得醉倒，薛霸提来开水倒在脚盆内，让林冲洗脚，林冲由于戴着枷，半天爬不起来。薛霸说：“我替你洗。”林冲忙说：“使不得！”薛霸说：“出门在外，哪讲究得了那多。”林冲不知是计，只得伸下脚来，薛霸一把将他的双脚按在开水里。林冲哎哟一声，忙缩回脚，可是已烫得红肿了。薛霸却嘟哝道：“只有罪人服侍公人，哪有公人服侍罪人。好心叫你洗脚，你却嫌冷怕热。真是好心不得好报。”林冲却不敢还嘴。

第二日动身时，林冲脚上已满是水泡，董超却拿来一双新草鞋让他穿，他想找一双旧草鞋，可就是找不到。走了两三里路，新草鞋磨破水泡，林冲双脚鲜血淋漓，好不容易捱到一片叫野猪林的树林，董、薛二人决定在林子里休息。

稍坐了一会儿，董、薛二人又起来对林冲说：“我们想睡会儿，却怕你跑了，因此睡不安稳。”林冲答道：“我是位好汉，官司都已吃了，是不会跑的。”薛霸说：“哪能信你的话，我们得把你绑上。”林冲说：“二位要绑就绑，小人敢说什么！”薛霸从腰里解下一根绳子，把林冲连手带脚还有枷紧紧地绑在大树上。

绑好后，董、薛二人跳起身，拿过水火棍对林冲说：“林教头，临上路时，陆谦传高太尉令，让我俩在这儿干掉你。别怪我们兄弟俩，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听到这话，林冲泪如雨下，说：“我与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二位如放过小人，小人生死不忘。”董超说：“少啰嗦，我们救不了你。”薛霸提起水火棍，朝林冲头上劈过来。

太尉是军阶最高的武官。